

### 中國電影120年 之光影時代

電影藝術的百年光影長河，既鑄刻着技術革命的年輪，更承載着人類文明的鏡像實驗。當後世目光穿越時光隧道凝視銀幕遺珍，膠片齒輪正以時空褶皺的魔法，將消逝年代的物質文明切片重鑄。在數字算法重塑藝術基因的當下，影院穹頂不再是影像傳播的終極容器，在

AI生成技術重構創作範式之時，獨立電影的精神燈塔也需要被重新擦亮。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強調，面對虛擬拍攝消解物理實存、數據替身解構肉身在场的時代洪流，我們亟待重溯電影誕生的原初悸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 平衡大眾審美與先鋒表達

# 張獻民教授：中國電影站在新的臨界點上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一直對電影存有原初的悸動。  
胡若璋攝



●張獻民和碩士生們的大課結課合影。受訪者供圖

在1895年巴黎寒冬的咖啡館裏，盧米埃爾兄弟將《火車進站》的蒸汽轟鳴定格於50秒的膠片上，鋼鐵軌道的震顫不僅穿透銀幕，更開闢了人類認知現實的嶄新領域。當電影記憶跨越超兩個甲子，我們不禁反問一句：對鍾情故事的中國人而言，電影僅僅是承載故事的器皿嗎？

在平衡大眾審美與先鋒表達的課題上，被譽為華語獨立電影精神圖騰的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坦言，這本應是中國第四代、第五代影人的歷史使命，卻在時光荏苒中延續至今，成為他們這代花甲之年電影人仍未完成的答卷。

不難發現，近些年在商業大片的引領之下，建立在電腦特效基礎上的視聽奇觀已成為商業電影的最大賣點。據《2022中國電影產業報告》顯示，當年票房前十名影片中，含有IMAX特效場景的佔比達87%，基於自我個性的情感表達與慾望釋放已成為以青少年為主體的觀眾群的基本觀影動力。

### 保證電影多元化仍是重要課題

而在短視頻平台「二創」場域，其內容對票房轉化率的影響已達

23.6%，這種媒介生態倒逼電影敘事呈現碎片化趨勢。在中國電影產業化大潮中，票房成為衡量一部影片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而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甚至扭曲了大眾對於當下電影的價值判斷。

在商業電影一統天下的格局下，藝術電影的生存空間被進一步擠壓。對好電影的嚮往，電影院似乎已經不是最優解的途徑。張獻民指出，當代精英社會的構建密碼，在於個體化信息獲取的視覺解謎——能否在熟視無睹中開掘新的認知路徑？

2017年末，張獻民以個人的名義，公開向內地的影像作者徵集他們的作品：如果信任他，可以將作品通過郵件的方式發給他，他將從中挑選十部影片進行推薦，並為每部影片寫一段500字左右的影評。那一次他共收到320部影片，最後形成了兩個推薦片單，當時他將這個行為取名為「十薦」。

「在一個合理的電影產業結構中，不應只有大片，中小成本影片、包括藝術、獨立電影也應是有力的補充。」張獻民直指，在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如何保證電影藝術的多元化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課題。

近些年，不少電影人對於分級制的呼籲，某種程度也是對創作自由，以及對觀影群體科學分類的渴求。不過理想藍圖在前，現實困境已在環繞。「被既定審美養成的慣性，正蠶食着獨立發現的能力。」當行業一方面哀嘆沒有人進影院看電影，另一邊的民眾也在感嘆電影院可以看的電影，屈指可數。

如今，以「十薦」為名，一個時期內集中觀影，成為張獻民教學工作以

張獻民給出自己的觀察：電影承載着集體心理的雙重維度——既需構築社會共識的廣場，更要搭建個體存在的瞭望塔。在社交媒體織就的繭房裏，這種雙重性愈發凸顯。

「互聯網時代壓縮了物理相遇的頻次，卻放大了心理代價的渴求。」張獻民繼續描述道，都市人每周必須尋找一個出走的理由：這在傳統時代造就了影院黃金年代，而當代北京汽車限號政策正暗合此理——五日的限流催生周末的奔走。這種出走的需求，一端指向陽光下的露營與舒展，另一端則潛入黑暗中的孤獨與沉浸。

「影院剛好是化解這對立的神奇容器，讓人可以在集體的共振裏，咀嚼着那份恰到好處的孤獨。」張獻民也願意將影院比作現代洞穴——石壁上躍動的火光既溫暖又人，又為每個凝視者投下獨特的影子。試想一下，影院的黑暗裏能享受幾百人同頻的心理和感受，也能開闢出只屬於個體的隱秘角落。張獻民說：「數字時代能吞噬膠片，卻消化不了人類對集體儀式的永恒渴望。」對於未來的影院電影，張獻民表示：「就好像瑞典的影院一度超過戲院但最終又慢慢關閉掉，但並不能完全被消滅。可以相信的是，影院未來也會是大家出走清單上的常駐選項，在演唱會與話劇的眾多選項中，電影還是親民且唾手可得。」



●張獻民和影迷聚會對話。受訪者供圖



●張獻民參觀廈門大學的電影資料收藏。受訪者供圖

技術短板是否催生了中國電影的獨特美學路徑？張獻民對此保持着長期觀察。在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軌跡時，電影產業在基礎科研領域的滯後顯得尤為突出。他進一步指出，當航天科技與導航系統彰顯自主創新偉力時，影視產業卻在上游技術端持續失聲。從攝錄裝備到製作系統，國產電影工業仍在進口設備（如阿萊、紅龍）中徘徊，核心技術空心化成為行業頑疾。2020年國家啟動電影工業實驗室計劃，試圖構建技術攻關新範式。

縱觀影像技術生態鏈，美國紅龍的8K全域快門技術、日本索尼的電影級色彩工程、德國阿萊的特種光源專利，構成三重技術壁壘。在這個全民持鏡的影像狂歡時代，每分鐘億萬級短視頻洪流沖刷下，工具自主化進程仍似西西弗斯推石。張獻民指出：「機械時代尚存仿製空間，數字革命徹底暴露了代際差距。」

張獻民認為，在人工智能（AI）變革初期，設備進口依賴是全球化分工的產物，也是創新能力的重要標尺。但目前逆全球化中，這個問題或許就比較突出。不過，現在的實際問題是由高科技公司主導革新，不再是傳統影視產業運行。「他們的實時運算等技術與影視界溝通不夠，且過分強調算法是商業機密。」張獻民說：「作為影視界的傳統人士之一，對算法的不透明、實時處理是否實時、運算是否補足光學缺陷等當下技術核心點，信心還不夠明朗。」他續說：「不過，這也恰好向科技提出了新的發展目標，這也是紀念世界電影130周年、中國電影120年的意義。」

## 技術短板仍待突破

●張獻民與紀錄片人司徒兆敦（左二）、徐辛（左三）就美食聊電影。受訪者供圖



### 特稿

## 鋪陳京城異國電影文化風景

早年負笈海外的經歷，在張獻民心中種下文化多樣性的種子——正如琳琅滿目的味覺盛宴，光影藝術亦當異彩紛呈。他邀請我們期待一下：漫步京城街巷，邂逅法蘭西的馥郁、土耳其的辛香、秘魯的野趣，是否也該有與之匹配的電影盛宴？當味蕾穿越國界，銀幕之光豈能困於藩籬？

若紅場風情的俄式餐廳鱗次櫛比，斯拉夫膠片亦當在影院流轉生輝；若壽司店的暖簾隨風輕揚，黑澤明的精神遺產更應觸手可及。

佳餚是舌尖的對話，電影是文明的互鑒。當葡萄牙的鱈魚香氣飄散在後海，里斯本的鏡頭語言又何必遙遠在鹿特丹？十年一遇的葡語電影季，

終究是文化盛宴的缺位。當國際化的味覺地圖早已鋪陳在北京城的街頭巷尾，光影世界的版圖豈能仍是未完成的拼圖？